



2020年2月28日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2374(2017)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以根据第2484(2019)号决议延长任务授权的马里问题专家小组协调员的身份，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专家小组根据该决议第4段编写的中期报告，供参考。

所附报告已于2020年1月30日提交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后者于2020年2月12日审议了该报告。

请提醒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和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2374(2017)号决议
所设专家小组协调员

阿尔贝·巴卢梅·阔阔(签名)

专家

奥列里安·约尔卡(签名)

专家

鲁本·德·科宁(签名)

专家

艾米·图雷(签名)



摘要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执行《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进展甚微，主要原因是协议监测委员会六个月没有开会，而且一场漫长的包容各方的全国对话需要完结。2019年9月，马里政府单方面取消了原计划在基达尔举行的监测委员会会议。在尼日尔公开声明该大区是恐怖分子避难所以及有人暗示作为全国对话的一部分可能会修订该协议之后，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协调会)宣布退出，但最终还是回到了两个谈判桌前。不过，正如2020年1月19日监测委员会高级别会议所强调的那样，这些事件损害了双方之间的信任。

2018年9月在社会融合、和平与民族和解部长支持下推出的马里人协商框架似已成为重建信任的最合适机制，但由于政府调整了监督系统，使社会融合、和平与民族和解部长和新任外交部长闹翻，该框架的未来并不明朗。鉴于尼日尔的批评立场和阿尔及利亚对取消监测委员会会议的不满，外交部长在指导执行进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但这也造成了武装运动对谁代表政府进行对话的困惑。

尽管围绕该协议的执行出现了政治动荡，各方仍继续在监测委员会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框架内为加快解除武装、复员和军队新成员入编进程采取协调行动。目前总共已有1330名武装团体成员完成这一进程，2020年1月，马里军队重组后的第一批营队共计400多人开始部署到基达尔、通布图和加奥。不过，加速后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包括政府忽视马里武装部队的新整编成员，关于授衔和任命的正式决定推迟三个月发布，以及缺乏足够装备等。

区域各国都受到拖延执行该协议的影响。由于边界马里一侧出现安全真空，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的跨界暴力以及针对国家安全和防卫部队的袭击不断升级，考验了邻国和区域机构对各个行为体的耐心，尼日尔总统穆罕默杜·伊素福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9月就基达尔地位发表的声明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马里，签署方合规武装团体的权力平衡2019年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上一期专家小组最后报告(S/2019/636)所详述，一年前，马里北部各主要武装团体领导人在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自卫团)实际军事指挥官哈吉·阿格·加穆将军的倡议下汇聚到巴马科，组成了一个打击恐怖主义的广泛联盟，并夺回了先后被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列名QDe.159)和伊斯兰国西非省(列名QDe.162)占领的土地。协调会不但阻扰加穆的倡议，还强加了自己与武装恐怖团体的共存战略。协调会辩称，根据《协议》部署经过重组的军队并进行机构改革，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不可谈判的先决条件。鉴于军队重组后的第一批营队目前正在部署，专家小组将密切监测协调会调整其战略的情况。

此外，协调会继续推进其军事扩张战略，违反在瓦加杜古签署的停火协议中关于武装团体应避免参与敌对行动并冻结其军事阵地的规定，包括为此在阿尔及尔2014年7月14日运动纲领会内部制造裂痕，导致成立了两个使用同一名称的不同组织，使得监测委员会几乎无法有效恢复工作。纲领会的分裂还带来了一种新的违反停火行为，一方是哈巴拉·阿格·哈姆扎塔和受制裁个人艾哈迈杜·阿

格·阿斯里(列名 MLi 001)新成立的自卫团-协调会,他们得到了以加奥为基地、由受制裁个人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列名 MLi 008)领导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的支持,由哈鲁纳·图雷统领,另一方是加穆将军原来的自卫团,他们与以通布图为基地、由穆莱·艾哈迈德·乌尔德·穆莱领导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结盟,由法哈德·阿格·阿尔马赫穆德统领。

为了恢复其作为马里北部主要政治和军事行为体的中心地位,并有可能为在与马里政府的最后一轮谈判中赢得更多先机,协调会通过积极主动战略采取了更多步骤,包括:(a)首次将所谓的“复兴”行动扩展到通布图,下一步是古尔马和梅纳卡大区;(b)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举行“集会季”,其间面对聚集在基达尔和贝尔的数千人,宣布今后将协调会的三个组成部分合并成为单一的组织,并通过阅兵展示了数百辆安装有机枪的汽车。

由于据报没有发生涉及车队的新暴力事件,协调会、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和自卫团-协调会之间的和解似乎是为了协调加奥和基达尔大区之间的毒品流动。相比之下,对车队的争夺经常导致通布图大区发生暴力事件,而且看起来是在协调会和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下属的犯罪网络之间。最近在毛里塔尼亚和西撒哈拉缉获的大麻脂(麻药)正从摩洛哥运往马里,专家小组在剩余任期内应能更多地了解是谁在指挥交易和相关车队。

在调查其他竞争性犯罪网络时,专家小组进一步挖掘了受制裁个人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马赫里(MLi.007)(别名鲁吉)所指挥的网络。根据以往报告所述发生在几内亚比绍、摩洛哥和尼日尔的重大缉获案件,专家小组向会员国和金融机构进行了询问,并由此查明了设在阿尔及利亚、马里、摩洛哥和尼日尔的一系列空壳公司,这些公司有可能被用来洗钱和资助贩运活动。考虑到资产冻结措施,由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马赫里直接管理的公司应在他的列名中提及,以便金融机构用于开展尽职调查。

针对五名个人的资产冻结于2019年12月19日执行,虽然时间不长,但专家小组仍未获得任何违反行为的证据。不过,专家小组记录到八名受制裁个人当中有三人多次违反旅行禁令。专家小组敦促会员国有效执行制裁措施,并认为国际调解伙伴可考虑并因此终止受制裁个人继续参与执行和平协议的机制,例如协议监测委员会或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这样做可加强制裁对被认定阻碍或威胁执行《协议》的个人的蒙羞和劝阻作用。此外,为保持一致,监测委员会还应对2018年12月20日列名的三名个人实施资产冻结。

马里问题专家小组的中期报告

[原件：英文]

目 录

	页次
一. 背景	5
二. 《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的违反情况、阻碍和进展.....	5
A. 安全和违反停火问题技术委员会	5
B. 取消定于基达尔举行的协议监测委员会会议以及区域政治背景.....	9
C. 包容性全国对话、选举和机构改革	11
D. 政府对执行《协议》的协调工作的变动	11
E. 加快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12
F. 北部开发区与可持续发展基金	13
三. 制裁措施	13
四. 武装团体	16
五. 有组织犯罪	22
A. 贩运麻醉品	22
B. 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	24
C. 其他合法货物的贩运情况	24
六. 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情况.....	24
附件*	25

* 仅以提交时的语文分发，未经正式编辑。

一. 背景

任务、出访和合作

1. 安全理事会第 2484(2019)号决议决定将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1 至 7 段规定的措施延长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第 2374(2017)号决议建立的制裁制度包括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适用于被委员会指认直接或间接负责、合谋或参与威胁马里和平、安全或稳定的行动或政策的个人和/或实体。安理会第 2484(2019)号决议要求秘书长重新设立专家小组,并将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11 至 15 段规定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2.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 月,专家小组两次出访马里。2019 年 12 月 9 日至 12 日,专家小组还访问了尼日尔。专家小组诚挚感谢两国政府为其到访提供便利。专家小组还感谢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尤其是特派团联合分析小组作为专家小组在马里稳定团的协调人提供的支持,并感谢安全和安保部的安保安排。

工作方法

3. 专家小组努力确保遵守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在 2006 年 12 月报告中建议的标准(见 S/2006/997,附件),并打算尽可能保持透明,但如果指明信息来源会使他们或其他人面临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则不会提供这一信息。

4. 专家小组还力求最大程度的公平,将在适当和可能情况下向当事方提供报告中可能提到这些当事方的任何信息,供当事方在指定期限内审阅、评论和回应。

5. 专家小组保障其工作的独立性,抵制任何破坏其公正性或制造偏见的企图。在向安全理事会主席转递本报告之前,专家小组协商一致核准了报告的正文、结论和建议。

二. 《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的违反情况、阻碍和进展

A. 安全和违反停火问题技术委员会

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当前的工作

6. 专家小组赞扬马里稳定团过去一年不断努力加强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的作用。自马里政府取消协议监测委员会原定 2019 年 9 月在基达尔举行的会议以来,技术委员会是唯一一个每月开会介绍、讨论和公布《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执行进展的正式论坛,并促成部署了军队重组后的第一批营队(见第 35 段)。技术委员会主席经常提醒各武装团体不要在委员会之外商谈安保安排,并向委员会秘书处通报所有安保和军事行动。

7. 此外,在技术委员会主席的倡议下,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提出的签署方合规武装团体车辆和武器移动框架得到了澄清和简化,并于 8 月 26 日第四十次会议上获得核准,但协调会和纲领会在会议期间谴责马里政府拖延发放每日津贴

(政府没有向 2019 年 6 月至 9 月参加委员会会议的武装团体代表发放每日津贴)。马里稳定团还通过“马蹄匠行动”加强了执行技术委员会规则并监测和记录其违反情况的能力。¹ 不过，协调会和纲领会没有在 11 月 15 日的截止日期前向委员会通报有权就五部以上车辆和集体武器移动情况发出通知的检查站、基地和指挥官名单。

8. 最后，马里稳定团继续坚定不移地向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提供后勤支持。根据专家小组 2018 年最后报告(S/2018/581)的建议，这些小组的活动于 2018 年底得到加强。9 月底，马里稳定团以技术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培训方案为基础，第一次为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成员举办了调查技术培训。专家小组再次建议，对于由马里稳定团记录和/或由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调查的最严重的违反技术委员会规则的行为，应在协议监测委员会会议期间进行介绍和讨论。

违反停火

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奉命进行了两次调查，分别涉及通布图和因奇纳纳的违反停火事件。两份报告已分别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和 2020 年 1 月 17 日提交技术委员会。11 月 28 日提交技术委员会的第三份报告涉及两个阿拉伯部落 7 月 26 日在通布图大区勒内卜的违反停火事件。托尔穆兹民兵在来自拉泽马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派的支持下，袭击了由马哈穆德·乌尔德·耶伊德上校(乌拉德·伊奇派)指挥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位于勒内卜的检查站和主要基地，涉及对当地居民和企业的征税问题。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的实地调查是在事件发生后的 7 月 29 日立即进行，并已列在专家小组的上一次报告中。²

通布图暴乱

10. 第一份报告涉及 9 月 19 日马里武装部队在通布图针对阿拉伯社区的暴乱中杀害两名分别只有 12 岁和 9 岁的男孩。男孩的姐妹也在同一事件中受了枪伤。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驻扎在贝尔、由侯赛因·乌尔德·莫克塔尔(又称古兰上校)指挥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派部队与驻扎在阿西迪、由阿卜杜拉希·乌尔德·西迪·默罕默德(又称马利基上校)领导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部队违反停火，聚集了几十辆满载作战人员的皮卡车，威胁要进入通布图保护自己的人民。

11. 在 9 月 20 日会见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的调查团队和马里稳定团副分区指挥官之后，该指挥官承诺马里稳定团将保护阿拉伯民众，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的两位指挥官也指示各自部队返回基地。驻通布图马里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

¹ 从 2019 年 10 月 14 日到 2020 年 1 月 18 日，马里稳定团收到了合规武装团体发来的 50 份通知，包括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HCUA)、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NLA)、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MAA)、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GATIA)、拯救阿扎瓦德运动-查马纳马派(MSA-C)和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MSA-D)。

² 见 S/2019/636，第 79 和 80 段。

耶·库利巴里上尉向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表示，已开始对此案进行调查。专家小组将在下次访问通布图时跟进。

纲领会在因奇纳纳杀害了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的军事参谋长

12. 第二份报告涉及 12 月 21 日协调会成员在梅纳卡大区的因奇纳纳杀害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军事参谋长萨希迪马·阿格·马加尼。有两名平民³和四名协调会成员也在事件中丧生。协调会还被控屠杀牲畜、抢劫货仓和破坏民宅。2020 年 1 月 8 日，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成员访问因奇纳纳，对两座坟墓、死牛、烧焦的食品和洗劫过的仓库进行了拍摄。⁴

13. 此次访问被协调会称为和平与和解宣传团，在协调会大区指挥官、来自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民解运动)的穆罕默德·阿格·阿克利上校的正式率领下，与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在梅纳卡大区的一些政治领导人一道，于 12 月 19 日至 22 日访问了安德拉布坎、因奇纳纳和塔马莱特。⁵ 据马里国会议员、乌勒米登酋长和伊莫查格族群传统领袖巴扬·阿格·哈马图称，访问纲领会正式控制区的这一决定⁶ 是 10 月 26 日至 28 日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在基达尔举行大会时作出的。⁷

14. 和平与和解宣传团由 76 人组成，配备了 30 支突击步枪和 10 件集体武器(8 挺 PKM 机枪、1 个火箭筒、1 挺 12.7 毫米机枪)。他们乘坐 22 辆车，包括马里武装部队的 4 辆车，⁸ 事实上是由马里宪兵队的一名上校即伊莫查格族群成员吉希马·阿格·哈凯利领导，并由巴扬·阿格·哈马图提供赞助。巴扬代表他的族群，在基达尔大会期间加入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⁹ 在达乌萨克族群和伊莫查格族群长期冲突的背景下，¹⁰ 获得协调会的保护来对抗拯救阿扎瓦德运动和武装恐

³ 阿卜杜拉耶·阿格·穆罕默德和易卜拉欣·阿格·里萨(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 2020 年 1 月 8 日的报告)。

⁴ 出处同上。

⁵ 2020 年 1 月 8 日在巴马科会见巴扬·阿格·哈马图(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 2020 年 1 月 8 日的报告)。

⁶ 11 月 20 日，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向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正式通报了梅纳卡大区包括安德拉布坎、因奇纳纳和塔马莱特的军事基地和检查站；事实上，据 12 月 20 日社交媒体通报，达乌萨克派领导人穆萨·阿格·阿查拉图曼 12 月 18 日在因奇纳纳(2019 年 12 月 20 日向专家小组的通报，可查阅推特 <https://twitter.com/i/status/1207961171086716928>，2020 年 1 月 17 日访问)。

⁷ 与巴扬·阿格·哈马图的会见以及基奇马·阿格·哈凯利向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发表的声明(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 2020 年 1 月 8 日的报告)。不过，2020 年 1 月 8 日在巴马科的会见中，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的一名领导人向专家小组否认曾作出任何此类声明。

⁸ 协调会 2019 年 12 月 19 日发布的第 041/2019/CDS-BT 号行动令(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 2020 年 1 月 8 日的报告附件)。

⁹ 2020 年 1 月 8 日在巴马科会见协调会的代表。

¹⁰ 与巴扬·阿格·哈马图的会见(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 2020 年 1 月 8 日的报告)。这两个部落除了历史对抗之外，伊莫查格人最近还指控达乌萨克人 10 月 29 日在梅纳卡通往昂松戈的道路上的纲领会检查站附近杀害了巴扬·阿格·哈马图的养子和另外两名亲属。巴扬·阿格·哈马图

怖团体。¹¹ 伊莫查格是奥勒米登的领头部落，自 2012 年以来，其对梅纳卡大区的权力和影响一直受到达乌萨克人的挑战。

15. 吉希马上校是巴扬的女婿，他领导的作战人员团体以梅纳卡为基地，由马里军队、国民警卫队、宪兵、海关和警察中的 20 至 30 名伊莫查格人组成。¹² 宣传团 76 名成员中有很一部分来自这支伊莫查格民兵，其中包括在与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作战时被打死的马里宪兵队成员阿尔卡迪·阿格·坦卡纳。¹³ 其余部分由穆罕默德·阿里·阿格·艾哈迈德指挥的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和民解运动作战人员组成，此人又名哈马德·阿里，是廷法迪马塔协调会基地的民解运动指挥官，驻扎在该基地的主要是伊查丁哈伦的图阿雷格部落成员，而且主要负责护送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的大区政治领导人，包括蒂代梅内市市长米杜阿·阿格·胡达和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梅纳卡大区协调员西吉迪·阿格·马迪特。¹⁴

16. 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的访问无法确定 12 月 21 日协调会在因奇纳纳杀害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军事参谋长萨希迪马的确切情况。2020 年 1 月 8 日巴扬对专家小组作出的声明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吉希马上校对联合观察和核实小组作出的声明是一致的，都显示萨希迪马在协调会营地与众人喝茶时开火，然后被众人在正当防卫中打死。据拯救阿扎瓦德运动称，哈马德·阿里命令手下作战人员在萨希迪马靠近他们进行讨论时暗杀他。专家小组记录到的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三个版本出自二手目击者的报告，称哈马德·阿里的护卫人员在萨希迪马靠近协调会代表团时，误读了向本方作战人员下达的靠后站的信号，失手杀死了萨希迪马。¹⁵

17. 专家小组认为，这一事件与专家小组在给委员会的一份机密文件中报告的事件有着相似的模式。¹⁶ 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由许多载有武装作战人员的皮卡车组成的协调会巡逻队在塔拉泰耶基地指挥官巴赫鲁·阿格·马哈迈德的领导下，在阿加达纳莫斯打死了四名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作战人员和三名平民，并试图暗杀达乌萨克派大区指挥官穆萨·阿格·阿尔哈迪。

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录音，这段录音被解读为呼吁伊莫查格人对达乌萨克人进行报复(录音文件存档于联合国)。

¹¹ 与巴扬·阿格·哈马图的会见(联合观察和核查小组 2020 年 1 月 8 日的报告附件)。

¹² 2019 年 12 月 30 日的来文，来源保密。根据 2019 年 12 月 14 日的一份秘密报告，有理由预见梅纳卡的马里防卫和安全部队中有很多依附于协调会的伊莫查格人，鉴于梅纳卡镇已恢复联合巡逻，这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¹³ 2020 年 1 月 8 日在巴马科会见协调会的代表。2020 年 1 月 11 日的来文，来源保密。2019 年 12 月 27 日的秘密报告。

¹⁴ 见以往专家小组关于梅纳卡大区个人背景和其他背景的报告。

¹⁵ 与协调会代表的会见，巴马科，2020 年 1 月 8 日。

¹⁶ 2019 年 7 月 19 日专家小组给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机密文件，第 9-10 页。

18. 此类违反停火行为显然是以其他武装团体为代价的协调会领土扩张战略的结果，违反了停火协议中关于所有各方都应防止“任何夺取新阵地的企图”的第9条。¹⁷

19. 此外，现役马里军事和安全人员将马里武装部队的车辆用于在协调会旗帜下开展的行动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可能会危及当前解除武装、复原和重返社会进程的公信力。在这方面，专家小组将建议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在其制裁名单中增加应对此类违反停火行为负责的个人。

B. 取消定于基达尔举行的协议监测委员会会议以及区域政治背景

2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各国坚持不懈地呼吁在执行《协议》方面取得进展。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暴力升级滋生了人们对马里行为体的不耐烦。

21. 尼日尔总统曾两次公开宣称，基达尔的地位对尼日尔构成了威胁，而《协议》签字国勾结恐怖主义团体攻击他的国家。^{18、19} 9月14日在瓦加杜古举行的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机构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声明呼应了尼日尔总统的关切，指出“基达尔大区是马里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2. 尼日尔总统的声明和西非经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机构特别会议都是原定于9月17日在基达尔举行的协议监测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之前不久。专家小组收到信息说，西非经共体若干成员国认为基达尔会议并不合适，并敦促马里政府取消会议。²⁰ 9月16日，马里政府单方面取消了会议。协调会和纲领会抗议取消会议，²¹ 并呼吁开展国际调解以便在这一进程中重新建立信任。

23. 区域内关于基达尔的声明以及随后取消在基达尔举行协议监测委员会会议，在签字方之间造成了互不信任的气氛，对《协议》的执行造成延误和妨害。尼日尔代表称，他们不能再与被控与恐怖组织勾结的行为体同桌会谈。²² 布基纳法索也越来越怀疑马里国民的跨界流动(见第37段)。

¹⁷ 2013年6月18日在瓦加杜古签署的《马里总统选举和包容性和谈初步协议》。

¹⁸ 见 François Soudan, “Mahamadou Issoufou: ‘Ma décision de respecter la Constitution et de ne pas me représenter est irrévocable’”, *Jeune Afrique*, 2019年8月14日。9月7日在马里进行正式访问时，他在库鲁巴宫总统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对基达尔的声明。

¹⁹ 媒体文章提到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某些成员参与了专家小组正在调查的一些袭击事件。见 RFI “Mali: le Niger accuse des membres du HCUA de complicité avec les terroristes”, 2019年9月19日。另见 L’Indépendant, “La complicité entre la CMA et les groupes terroristes à nouveau mise à nu Deux cadres du HCUA, Ayouba Ag Alhader et Mohamed Ag Balaga, donnés pour morts au combat à Inatès”, 2019年12月16日。Maliweb.net, “Communiqué conjoint: rencontre CMA-Plateforme tenue le 17 septembre 2019 à Kidal”, 2019年9月18日。

²⁰ 与外交消息人士的会晤，2019年11月11日至15日和12月4日至10日，巴马科。

²¹ 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指导委员会宣言，2019年9月16日，可查阅：<http://mnlamov.net/?start=16>。

²² 机密外交消息来源，巴马科，2019年12月4日至10日。

24. 阿尔及利亚作为《协议》的国际调解努力负责人和协议监测委员会主席，对在最后一刻取消基达尔会议感到不满，²³ 并试图于 10 月初在阿尔及尔主办马里武装团体会议。但在 10 月 5 日，马里外交部长访问了阿尔及尔，力图寻求改善关系，并表示马里反对武装团体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²⁴ 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的要求，正式因为阿尔及利亚将于 12 月 12 日举行总统选举，收回了在 12 月 11 日举行委员会特别会议的尝试。²⁵

25. 尼日尔总统的公开声明还在基达尔和随后由尼日尔的对话倡议中引起了反应。9 月 26 日，基达尔的一个青年协会举行了一次公开集会，会上人们举着带有反对尼日尔总统的强烈措辞的横幅。²⁶ 尼日尔政府试图通过一些尼日尔非政府行为体组成的代表团，包括由前部长卡麦德·阿卜杜拉伊担任团长，成员包括图阿雷格背景的政治人物，重建与马里行为体的对话。在与尼日尔总统协商后，代表团访问了基达尔、巴马科和通布图，会见了地方当局、民间社会行为体和武装团体。²⁷ 代表团还出席了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基达尔举行的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大会，并会见了秘书长阿尔哈巴斯·阿格·因塔拉。在巴马科，代表团会见了马里政府的几位主要部长，包括外交部长、国土管理和地方分权部长以及社会融合、和平与民族和解部长。

26. 11 月 26 日，由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秘书长阿格·因塔拉率领的基达尔协调会代表团在尼亚美会见了尼日尔总统，意在淡化早先的声明，称总统 9 月 7 日的声明是一件“小事”。²⁸ 11 月 27 日，尼日尔总理会见了马里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包括协调会领袖易卜拉欣·乌尔德·西达蒂、纲领会发言人哈鲁纳·图雷和马里社会融合、和平与民族和解部长拉西内·布瓦雷。²⁹ 在这两次会议上以及与专家小组的会议上，尼日尔官员表示了该国对协议监测委员会的承诺，并欢迎计划在 12 月举行下一次会议。³⁰

²³ 机密外交消息来源，2019 年 12 月 4 日至 10 日，艾哈迈德·布塔什大使致协议监测委员会成员的告别信，2019 年 9 月 16 日。

²⁴ 与机密消息来源会晤，2019 年 12 月 4 日至 10 日。

²⁵ 同上。

²⁶ ActuNiger, “Mali-Niger: à Kidal, une manifestation contre les propos du président Issoufou”, 2019 年 9 月 26 日。

²⁷ 机密消息来源，2020 年 1 月。代表团还包括穆罕默德·阿科特、希亚卡·阿格·卡托、穆罕默德·阿纳科、穆罕默德·万贾达(又名通波拉)。代表团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 日对马里进行了访问。

²⁸ *Jeune Afrique*, “Niger-Mali : Mahamadou Issoufou a reçu des chefs touaregs de Kidal”, 2019 年 11 月 28 日。

²⁹ 尼日尔政府官员与马里行为体的会晤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尼日尔主办的第三届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峰会的间隙。来自非洲各国的政府和民间社会行为体出席了这次峰会。见 Le Sahel, “Troisième sommet continental de l’Afrique pour la paix à Niamey: arrivée, hier, du président comorien et de la fondatrice de la Fédération pour la paix universelle (FPU)”。

³⁰ 与尼日尔政府高级官员会晤，2019 年 12 月 17 日至 19 日，尼亚美。

C. 包容性全国对话、选举和机构改革

27. 2019年12月14日至22日在巴马科举行的包容性全国对话的全国部分需要克服重大挑战。9月22日，马里总统表示，可能在包容性全国对话中对《协议》的某些条款作出修订。³¹ 签字国和加入谈判进程的各武装团体谴责总统的声明，9月27日，协调会暂停了参与，尽管允许其代表继续参加地方一级的对话前协商。

28. 继11月30日在布利凯西和蒙多罗对马里士兵发动致命袭击的之后，马里总统呼吁所有马里人加入包容性全国对话。他的声明促成了政府与协调会进行会谈，随后协调会于12月3日宣布重返包容性全国对话，但有一项谅解，即对话并不开启对《协议》的修订。专家小组获悉，这些会谈达成了共识，确定立法选举的优先次序，并在选举之后处理其他关键机构改革问题。³²

29. 包容性全国对话通过了四项决议：第一项决议关于立法选举，将于2020年5月之前举行，第一轮于2020年3月29日举行，第二轮于2020年4月19日举行。³³ 这些选举将在现有选区举行，不包括陶德尼和梅纳卡。³⁴ 领土重组定于选举之后进行。第二项决议，对话各方决定举行宪法公投，但尚未确定公投的时间。在第三项决议中，对话各方要求立即在整个马里重新部署安全和国防部队。在最后的第四项中，他们决议要求重新开放《协议》的某些条款，³⁵ 但要根据其第65条的规定，该条款要求各方就协议的修正达成一致。

D. 政府对执行《协议》的协调工作的变动

30. 专家小组注意到，政府对执行《协议》的协调职责发生了变动，引起各武装运动的关切，因为这一变动可能会推翻既定的协调机制。

31. 10月9日，总理签署了关于政府协调机制的两项法令。根据第一项法令设立了一个部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所有部委组成，由总理担任主席，社会融合、和平与和解部作为其秘书处。这个部际委员会的任务是协调、评价和准备政府为执行《协议》而采取的行动，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并在每次会议之后提交一份报告。³⁶

32. 根据第二项法令设立了一个政府与发展伙伴的联合委员会，由外交部长和一名发展伙伴代表担任共同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央政府和国家机构、地方当局、

³¹ 见 Maliweb, “Discours à la Nation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à l’occasion du 59^e anniversaire de l’Indépendance du pays”, 2019年9月22日。

³² 与机密消息来源会晤，2019年12月10日，巴马科。

³³ Malijet, “Communiqué du Conseil des Ministres du Mercredi, 22 Janvier 2020”, 2020年1月22日。

³⁴ 由于另一个原因即时间限制，选举法也不太可能修改。

³⁵ 政府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协议》第6条，其中规定了地方实体的行政自治和参与式治理。

³⁶ 2019年10月9日第2019-0810 PM-RM号法令。

国际伙伴、民间社会组织、马里稳定团和其他方面的代表。该联合委员会的任务是共享信息，与地方当局进行规划，协调各种干预措施和筹款。³⁷

33. 这两项新法令的颁布引起人们质疑：社会融合、和平与民族和解是否会继续发挥其作用并作为政府、武装团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执行《协议》方面的交接口。最值得注意的是，该部建立了马里内部协商框架，以加强马里对《协议》的所有权，每周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执行细节，解决争端，并就协议监测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的决定或建议采取后续行动。2019年9月，《协议》独立观察员强调，这些每周会议加强了协商一致的决策。³⁸ 目前尚不清楚新成立的委员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是否取代马里各方每周一次的会议，或者将并行存在。

34. 政府将执行《协议》的监督责任分配给负责社会融合和外交事务的部门。这使得各武装运动在不同的问题上对谁才是他们的政府对口部门表示困惑，特别是在取消了原定于基达尔举行的协议监测委员会会议之后。³⁹ 鉴于委员会会议已于2020年1月得到恢复，各方应继续本着马里内部协商框架的精神召开会议。

E. 加快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35. 专家小组注意到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面的进展：1 330名武装团体成员完成了加快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2020年1月，重组后的马里军队的第一批营队，由400多名人员组成，开始部署到基达尔、加奥和通布图。1 330人这一数字确实低于第2480(2019)号决议规定的培训、整编和重新部署3 000名武装团体成员的基准。

36. 然而，专家小组强调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延误和疏忽的影响。9月2日，在庆祝巴福军事训练中心1 330名新整编部队成员中1 006人完成训练的仪式上，马里陆军参谋长凯巴·桑加雷将军宣布准许所有1 006人休假15天。出席仪式的各武装团体代表反对这项措施，认为将使部队流散并造成其他风险。

37. 几个月来，马里军队的1 006名新成员只能自食其力。许多人住在巴马科的亲戚家里，但其他人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北部的家乡。⁴⁰ 据报告有20多人于9月4日在前往加奥省的途中在杜恩扎至洪博里的一辆公共汽车上遭绑架，这离他们完成培训还不到10天。^{40、41} 各武装团体多次向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出呼吁，但没有得到回应。被绑架的马里武装部队成员至今下落不明。⁴⁰ 其中4名新整编军人在越

³⁷ 2019年10月9日第2019-0811 PM-RM号法令。

³⁸ 卡特中心，“独立观察员的报告：对源于阿尔及尔进程的《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执行情况的观察”(2019年9月16日，美利坚合众国亚特兰大)。

³⁹ 另见Baba Ahmed, “Mali: les ex-rebelles de la CMA suspendent leur participation au processus de l'accord de paix”, *Jeune Afrique*, 2019年9月18日。

⁴⁰ 与巴马科与外交消息来源和各签字方武装团体代表举行会晤，2019年11月11日至15日和2019年12月4日至10日。

⁴¹ 另见AFP, “22 ex-combattants enlevés lors d'un trajet en autocar au Mali”, VOA Afrique, 6 September 2019。

境进入布基纳法索时被布基纳法索安全部队逮捕。他们仍然被关押在瓦加杜古中心监狱，等待调查。⁴⁰

38. 程序问题也继续造成延误。直到 12 月 12 日才签署关于军衔和任命的行政决定，这已是 1 006 名新成员完成培训 3 个多月之后了。⁴² 政府也难于向完成培训的 1 330 名新编军队人员提供足够的装备和后勤。作为最后手段，并根据协议监测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小组委员会秘书处的建议，先前在协调作战机制整编期间收缴的 300 件单兵武器(197 支突击步枪和 103 支步枪)被提供给部署到基达尔的新编部队的第一个营。⁴³

39.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正处于试点阶段，仍有 8 万多人在等待。持续拖延可能会损害信任，并使未来的申请人望而却步。专家小组将继续密切监测政府和武装团体双方采取的可能阻碍、拖延或进一步败坏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信誉的行动和决定。

F. 北部开发区与可持续发展基金

40. 关于北部开发区与可持续发展基金的情况载于附件一。

三. 制裁措施

指认和遵守情况

41. 继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1 至 3 段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将另外 5 名个人列入旅行禁令名单之后，委员会还于 12 月 19 日核准实施该决议第 4 至 7 段所述的资产冻结措施。委员会尚未对 2018 年 12 月 20 日列入旅行禁令的 3 名个人实施资产冻结措施。

42. 关于实施资产冻结，专家小组提供了由 1 名列名个人所经营的公司的进一步资料，这些资料将列入根据第 2374(2017)号决议采取措施的个人和实体名单(《2374 制裁名单》)相关条目的“其他资料”(见第 87-90 段)。

43. 继 7 月 10 日列名后，出于对今后冻结资产的预计，专家小组于 7 月 24 日以书面方式联络马里当局，将列名一事通知他们，并要求提供向加奥协调作战机制副参谋长马赫里·西迪·阿玛尔·本·达哈(MLi.006)和议员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MLi.008)支付的工资情况。专家小组尚未收到答复，并提醒马里政府：

- 根据决议第 8(c)段规定的列名标准，为被列名个人行事或代为行事或按其指示行事，或以其他形式支持或资助他们，负有责任的个人或实体将受到制裁。

⁴² 专家小组收到了 2019 年 12 月 12 日第 2019-0961/P-RM du 12 号总统令的副本，该总统令向超过 65 名军官授予了高级军衔。士官的军衔由一份部级命令授予，其他士兵的军衔则由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签发的决定授予。

⁴³ 机密报告，2018 年 1 月 22 日。

- 根据决议第 6 段，会员国可允许在已依照决议第 4 段规定冻结的账户中存入这些账户的应得利息或其他收益，或根据这些账户在受该决议各项规定制约之前订立的合同、协议或义务应该收取的付款，但任何此种利息、其他收益和付款仍须受这些规定的制约并予以冻结。

44. 专家组并不知情任何将制裁指认纳入国家立法的情况。外交部通知专家组，它分发了一封信函，将关于制裁的决定通知到各部委，但并未向专家组提供该信的副本。

45. 专家组注意到，马里政府 2015 年 4 月 2 日关于冻结恐怖分子、恐怖主义资助者和恐怖组织资金和其他财政资源的执行程序的第 2015-0230/PRM 号法令，理论上允许调入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和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维持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又称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国家资产冻结名单。可以设想就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其他威胁，包括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指认标准所涵盖的威胁，颁布一项类似的法令，换言之，以方便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能够执行对这项措施所涉人员的资产冻结。

46. 专家组也尚未收到马里稳定团关于按日支付津贴给受制裁个人穆罕默德·奥斯曼·阿格·穆罕默杜(MLi.003)一事的答复，该答复要求是专家组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在巴马科目睹了这样一笔付款之后提出的。⁴⁴

违反旅行禁令的行为

47. 专家组收到会员国提供的资料和其他来源的资料，涉及下列指认个人违反旅行禁令：⁴⁵

- 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MLi.008)，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从马里(巴马科)乘飞机前往尼日尔(尼亚美)，三四天后再陆路返回马里。⁴⁶
- 马赫里·西迪·阿玛尔·本·达哈(MLi.006)，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从尼日尔(尼亚美)乘飞机前往科特迪瓦(阿比让)，并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从阿比让返回尼亚美。
- 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马赫里(MLi.007)，于 2019 年 8 月 5 日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前往阿尔及利亚，8 月 16 日返回阿联酋，9 月 20 日从摩洛哥前往阿尔及利亚，9 月 23 日从阿尔及利亚前往马里。
- 阿侯都·阿格·阿斯利乌(MLi.001)，2019 年 10 月 18 日在突尼斯，持易卜拉欣·本·蒂德贾尼的护照旅行。

⁴⁴ S/2019/636，第 4 段。

⁴⁵ 专家组已致函 9 个会员国，通知它们有关制裁指认的情况，并要求它们提供更多信息，迄今已收到 2 个会员国的答复。

⁴⁶ 尼日尔安全局来文，2019 年 12 月 14 日。乌尔德·马塔利乘坐一辆 2019 年的灰色雷克萨斯 GX470 车往返尼日尔和马里，车辆牌照似乎是毛里塔尼亚的(附件二照片)。

48. 专家小组回顾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3 段，其中强调违反旅行禁令将会破坏马里的和平、稳定或安全。作为一个指标，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在尼亚美期间试图与尼日尔政府高级官员会面，恳求释放被捕的与毒品贸易有关的个人。在尼日尔政府对话者了解了他的意图后，该要求被拒绝了。⁴⁷ 2019 年 11 月 13 日和 12 月 3 日，专家小组与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接触，向其说明了委员会采取的措施。他说他以后会遵守旅行禁令。

49. 与此同时，专家小组认识到，将《2374 制裁名单》纳入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的特别通知的延迟(名单直到 2019 年 12 月 4 日才上线)，不利于上述会员国有效执行旅行禁令。

制裁的影响

50. 7 月 10 日制裁名单又增列了 5 名个人，这引起了公众的各种反应，包括 3 名被指认人员及其支持者呼吁解除对他们和其他被指认个人的措施。

51. 2019 年 7 月 18 日，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利试图在加奥组织游行，最终导致在独立广场的静坐，聚集了大约 100 人。⁴⁸ 7 月 22 日，在布雷姆举行了第二次活动，并发表了一份反对制裁的声明，以及一封由布雷姆地方官员和社区领袖签署的致委员会主席的信，呼吁解除对乌尔德·马塔利、本·达哈和本·艾哈迈德·马赫里的制裁(见附件四)。在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在加奥省举行的阿拉伯社区会议上，提勒姆西阿拉伯社区领袖内马·乌尔德·西迪·穆罕默德谴责了联合国对乌尔德·马塔利制裁的不公正。⁴⁹ 在乌尔德·马塔利和哈努内·乌尔德·阿里主持下于 12 月 27 日至 29 日举行的塔班考特论坛上，有人呼吁解除对迄今指认的 8 人中的 5 人实施的制裁。⁵⁰ 2020 年 1 月 20 日在松皮通过的阿扎瓦德人民联盟最后宣言也要求解除对乌尔德·马塔利、本·达哈和本·艾哈迈德以及对其主席穆罕默德·奥斯曼·阿格·穆罕默杜(MLi.003)和伊斯兰法官胡卡·胡卡·阿格·阿胡塞尼(MLi.005)的制裁。

52. 作为省长的特别顾问，艾哈迈德·阿格·阿尔巴查(MLi.004)利用 2019 年 7 月 20 日在基达尔的省长办公室与人道主义界举行的一次会议，要求澄清他被指认的原因。⁵¹ 7 月 12 日，协调会发表了一份公报，为艾哈迈德·阿格·阿尔巴查辩护，并认为制裁不针对马里政府是不平等的。⁵²

⁴⁷ 与尼亚美机密消息来源的会晤；并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询问报》的新闻文章中暗示(见附件三)

⁴⁸ 机密报告，2019 年 7 月 30 日。

⁴⁹ Le Démocrate, “Injuste sanction onusienne: les Arabes réitèrent leur soutien à Ould Matali”, 2019 年 9 月 4 日。

⁵⁰ 见 Maliweb, “Forum de Tabankort: Pour démontrer leur soif de paix et de cohésion sociale, les leaders de la CMA, de la Plateforme et le gouvernement signent la ‘tente de la paix’”。

⁵¹ “特别顾问”并不是一个公认的职业，而是马里北部地区在 2015 年《协议》之的一种做法，以方便在国家机构中安置签署方武装运动。

⁵² 见 Mouvement national de libération de l’Azawad, “Déclaration relative au régime des sanctions prévues par la résolution 2374/2017”, available at mnlamov.net。

53. 胡卡·胡卡·阿格·阿胡塞尼还在 8 月 13 日播出的一篇电视报道中对他的指认提出质疑。⁵³ 他在被指认之后，立即向马里稳定团表示不满，分享了不同当局出具的支持函。

54. 除了对他们的指认提出公开质疑外，迄今为止，2 名受制裁的个人已向安全理事会第 1730(2006)号决议所设除名协调人提交了除名请求。关于穆罕默德·奥斯曼·阿格·穆罕默杜的请求于 2019 年 7 月 1 日提交，并于 11 月 29 日被委员会驳回。12 月 4 日，阿格·穆罕默杜致信协调人，对该决定提出异议。关于艾哈迈德·阿格·阿尔巴查的请求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提交给协调人，委员会的审查期限已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结束。

55. 这些公开挑战和除名请求的例子表明了制裁的污名效应。与此同时，专家小组认为，制裁的污名效应并未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并被用作推动执行《协议》的杠杆，因为国际调解伙伴并不明确赞赏实际的指认——其中一些人更乐于接受制裁的威胁本身——因此对受制裁的个人继续参加协议监测委员会会议和国际社会支持的其他场合的活动意见不一。⁵⁴ 国际调解伙伴应认真考虑这种持续参与本身——即使不支付每日津贴——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74(2017)号决议第 8(c)段是否向被指认的个人提供了支持，因此应予以终止。

四. 武装团体

56. 在以往报告中，专家小组介绍了协调会的战略，其目的是扩大和维持协调会在基达尔大区以外的安全控制和政治力量，而不过度扩大其指挥和控制结构松散的约 2 500 人的有限军事组织的覆盖面。

57. 在加奥的塔拉塔耶族群，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声称对一系列恐怖行为负责后，协调会强行施压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迫使支持该运动的达乌萨克人进行谈判并接受亲协调会的达乌萨克人及其政治领导层的回归，包括塔拉塔耶的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市长穆罕默德·阿萨莱·伊沙克(又名萨拉赫·阿格·艾哈迈德)。⁵⁵

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共存策略

58. 专家小组认为，协调会与“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和“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勾结战略，间接促成了“伊斯兰国西非省”在通布图(古尔马)、加奥和梅纳卡大区的强化，在这些大区，针对支持自卫团/拯救阿扎瓦德运动的族群和长老的暗杀和绑架运动仍在继续。⁵⁶

⁵³ TV5 Monde, “Mali : Houka Houka, le cadé oublié de Tombouctou”, 2019 年 8 月 13 日。

⁵⁴ 在巴马科与会员国外交官和多边组织代表的会晤。

⁵⁵ 见 S/2019/636, 第 90-95 段。

⁵⁶ 另见 S/2019/636、S/2019/137 和 S/2018/581。

59. 专家小组注意到，自卫团在古尔马地区⁵⁷ 以及自卫团/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联盟在加奥和梅纳卡大区的领土控制和影响力逐渐丧失的同时，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军队和安全部队、包括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指挥下的军队和安全部队以及国际部队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编写本报告时，自卫团在古尔马地区的军事存在仅限于加奥以西 90 公里处的多洛，那里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在加奥大区，自卫团在加奥以东 35 公里的杰博克地区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图阿雷格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⁵⁸ 连接加奥-昂松戈-拉贝赞卡的道路是连接加奥和尼日尔的一条主要贸易路线，传统上由隶属于爱国抵抗运动和阵线协调会的当地民兵控制，现在据报告由“伊斯兰国西非省”控制。⁵⁹

60. 专家小组在上一份最后报告(S/2019/636)中也报告说，大撒哈拉伊斯兰国于 2019 年 3 月并入“伊斯兰国西非省”，明显增加了在三国边界行动区(即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接壤地区)的行动能力，过去几个月来，该地区一直是伊黎伊斯兰国全球宣传的主要焦点之一。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军事基地、临时基地和前沿哨所的袭击数量空前激增，已造成数百名士兵死亡，⁶⁰ 并促使马里武装部队放弃其他基地，以防止发生更多袭击。⁶¹

⁵⁷ 据推测，“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对自卫团检查站发动的联合袭击造成自卫团 5 名成员和 3 名平民(来自因蒂里特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死亡；与自卫团代表的会晤，2019 年 11 月 16 日，巴马科。2019 年 10 月 24 日，机密报告。

⁵⁸ 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前成员穆罕默德·乌尔德·阿克哈尔，又名阿凯哈尔或乌尔德·科雷尔，为阿赫利塔利布阿拉伯人，据信他领导的“伊斯兰国西非省”的卡蒂巴特以前由来自同一派别的苏丹·乌尔德·巴迪的表兄弟布巴卡尔·乌尔德·阿比丁(又名“布巴”)指挥，根据官方说法，布巴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在阿尔及利亚提米奥温附近被杀害，随后被提莱姆西阿拉伯人马奇杜夫派的萨尔科·乌尔德·阿巴拉韦取而代之，后者于 2014 年因恐怖主义指控在巴马科被拘留，并于 12 月 14 日至 15 日在梅纳卡大区的伊纳左勒被法国部队杀害；机密报告，2019 年 11 月和 12 月，巴马科会议，2019 年 11 月 10 日和 16 日，与机密消息来源的通信，2019 年 12 月。2019 年 10 月 6 日至 8 日，布巴在据称“伊斯兰国西非省”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于廷扎瓦滕地区会晤之后被杀害；马里武装部队给安全问题技术委员会的信件，2019 年 10 月 29 日。

⁵⁹ 图雷的第一协调会向国际部队宣布，他们不能在其位于加奥和拉贝赞卡之间的行动地区与“伊斯兰国西非省”对抗，并且必须通过谈判达成一项互不侵犯协定，以换取扎卡特付款；2019 年 10 月 24 日，机密报告。另一方面，第二协调会遭受严重袭击，袭击导致 11 名成员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在塔西加和 2019 年 12 月 2 日在法法遇害；机密报告，2019 年 10 月 25 日和 12 月 12 日。“伊斯兰国西非省”在这一地区的推定领导人是第二协调会的前成员，名叫苏莱耶·乌马鲁，而尼日尔河的右岸被认为由名叫布巴卡尔·阿拉明的前民解运动军事指挥官控制；机密报告，2019 年 11 月和 12 月。与机密来源的会晤，2019 年 11 月 16 日，巴马科。

⁶⁰ “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声称负责的袭击：2019 年 9 月 30 日对蒙多罗和布里凯西的马里武装部队营地的袭击。“伊斯兰国西非省”声称负责的袭击：2019 年 8 月 19 日对布基纳法索库图古军营的袭击；2019 年 11 月 1 日对因代利曼马里武装部队营地的袭击；2019 年 11 月 18 日对梅纳卡大区塔班考特村附近的马里武装部队车队的袭击；2019 年 12 月 10 日对尼日尔武装部队伊纳特斯营地的袭击；2019 年 12 月 24 日对布基纳法索的阿尔宾达宪兵营地和村庄的袭击；2019 年 12 月 25 日对尼日尔选举委员会的军事护卫队的袭击；2020 年 1 月 9 日袭击尼日尔武装部队奇内戈达营地。其他针对正规武装部队的较小规模的袭击不包括在这份清单中。

⁶¹ 2019 年 11 月 10 日，马里武装部队正式宣布将其部队从拉贝赞卡撤到昂松戈，从安德拉布坎和因代利曼撤到梅纳卡。

61. 马里武装部队的撤出与自卫团/拯救阿扎瓦德运动的挫败同时发生，这一事实造成了一个完全的安全真空，在这种真空中，“伊斯兰国西非省”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都可以自由运作，包括在招募、培训和收税方面。⁶² 它们还可以很容易地重组不同的“卡提巴”（相当于“连”）和“菲尔卡”（相当于“排”）来攻击更大的军事目标，夺取越来越多的车辆、军事装备、武器和弹药，这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导致对洪博里、戈西、昂松戈甚至梅纳卡等主要城市中心的袭击。

62. 协调会将存在安全真空作为在古尔马地区和梅纳卡大区持续扩大军事存在的理由。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来自因加德和达乌萨克族群的传统和军事领导人在 2019 年从效忠于自卫团和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转向效忠于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公开声明加入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将使他们的族群免受恐怖主义伤害。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有时还在官方公报中宣扬这一点。⁶³

63. 因此，考虑到在本报告编写之时，重组后的军队正部署到通布图、加奥、基达尔和梅纳卡，专家小组将密切监测协调会反恐和打击贩运战略的演变情况。专家小组将在给安全理事会的 2020 年最后报告中纳入对《协议》执行过程中这一关键方面的意见。

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前沿哨所和军事基地

64. 协调会在通布图和梅纳卡的前沿哨所和军事基地是协调会与恐怖团体共存战略的清晰例证，也是其扩张的关键载体。这些军事阵地，特别是分别与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交界的福伊塔和廷法迪马塔基地，相距近 1 000 公里，位于具有战略意义但偏远的地区。

福伊塔基地

65. 福伊塔的协调会基地位于战略要地，在通布图、塞古和莫普提大区交界处，距离毛里塔尼亚边境城镇法萨拉 8 公里，距离尼奥诺和巴马科分别只有 150 公里和 420 公里。该基地还与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科伊古马据点相连，后者由艾哈迈杜·阿格·阿卜杜拉和他的儿子阿卜杜拉·阿格·艾哈迈杜(又名阿马)控制。⁶⁴ 据认为，该基地由隶属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民解运动)和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派的人员组成，已促成将

⁶² 尽管单一来源的报告表明，自 2019 年 9 月以来，“伊斯兰国西非省”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在莫普提和通布图大区，特别是围绕扎卡特发生的非常具体的事件中产生了冲突，专家小组还是可以收集和证实这样的信息，即两个组织的大多数军事指挥官在 2012 年曾在同一方作战，并据信继续在古尔马的一些地区以及加奥和梅纳卡大区进行逐案合作，特别是在对国家和国际部队以及自卫团和拯救的袭击方面。

⁶³ 例如，见 2020 年 1 月 1 日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第 001/HCUA/2020 号公报，可查阅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3340420506031053&id=734311883308608。

⁶⁴ 见 S/2019/636。

“复兴”行动扩展到通布图大区，现已更名为“阿拉菲亚”，拥有 6 至 8 辆皮卡。⁶⁵

66. 自 2015 年以来，有人怀疑，福伊塔的协调会基地在联络和支持瓦加杜森林(塞古大区北部，与毛里塔尼亚接壤)、梅马地区和广大中部地区的武装恐怖团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以培训、招募和供应为形式的直接援助据认为是“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通过其成员的直接参与以及在塞古和莫普提大区对阿马杜·库法“卡提巴”的支持(库法于 2 月 4 日被列名 Qdi.425)，实施其在马里中部开辟新军事战线的战略的基础。此外，有多个消息源向专家小组报告称，自 2015 年以来，该基地一直为袭击马里武装部队楠帕拉(35 公里)、迪乌拉(80 公里)和苏姆皮(120 公里)基地⁶⁶ 以及其他针对国际部队和马里部队的袭击⁶⁷ 充当后方基地或提供支持。

67. 据报告，在参与袭击马里武装部队迪乌拉营地后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被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列名的巴·阿格·穆萨(QDi.424)，曾在与库法和“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卡提巴”联络以及直接会见卡莫·阿格·穆罕默德·阿里时多次造访福伊塔。⁶⁸ 据报告，“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列名领导人伊亚德·阿格·加利(QDi.316)之子哈姆扎·阿格·伊亚德也经常前往楠帕拉地区。

68. 福伊塔的协调会基地由卡莫·阿格·穆罕默德·阿里(又名卡莫·阿格·梅纳尼或卡莫·阿格·穆罕默德)指挥，他是民解运动的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官，曾在马里军队担任中校。⁶⁹ 卡莫还是“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驻梅马军事指挥官和前宪兵哈梅·阿格·穆罕默德·阿里(他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在卡耶斯大区迪埃马攻击宪兵时被杀)、代表民解运动的协调会通布图大区协调员阿马·阿格·穆罕默德·阿里和作为马里北部特约通讯员的记者瓦利·阿格·穆罕默德·阿里的兄弟。

69. 卡莫的庞大关系网还包括玛马·阿格·穆罕默德·阿里，他是民解运动通布图行动协调机制指挥官，是来自卡莫所属的图阿雷格酋长部落凯勒·因特贝伦派

⁶⁵ 机密报告，2019 年 10 月 9 日；一个载有 210 名战斗人员的 30 辆皮卡的车队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离开福伊塔和拉泽马前往基达尔参加民解运动大会；2019 年 11 月 29 日，机密报告。

⁶⁶ 楠帕拉于 2015 年 1 月 5 日和 2016 年 7 月 19 日遭到袭击。苏姆皮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和 2018 年 1 月 27 日遭到袭击。迪乌拉于 2019 年 3 月 17 日遭到袭击。

⁶⁷ 2019 年 3 月 24 日和 27 日、4 月 17 日、5 月 12 日、7 月 2 日、7 月 10 日和 9 月 22 日与巴马科和通布图四个机密消息来源举行的会晤和通信；机密报告，2015 年 8 月 19 日、2016 年 7 月 23 日、2017 年 10 月 15 日、2019 年 5 月 25 日和 2019 年 11 月 7 日，以及专家小组 2018 年最后报告(S/2018/581)。

⁶⁸ 据一个机密消息来源称，卡莫和巴·阿格·穆萨于 2017 年 11 月 26 日会面，这证实了专家小组在 2018 年报告(S/2018/581，第 110 段)中报告的先前关于阿格·穆萨身处该地区的信息。

⁶⁹ 2016 年 7 月 8 日的一份机密报告确认卡莫·阿格·梅纳尼是安萨尔埃丁组织(列名 QDe.135)的高级指挥官。

系的一名亲戚。⁷⁰ 卡莫的副手和表兄弟卡博·阿格·阿卜杜拉希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阿格·阿卜杜拉希(又称布勒卡耶)的兄弟,⁷¹ 后者是驻基塔(泰南库省)“菲尔卡”的指挥官。⁷² 阿扎瓦德人民联盟军事参谋长兼协议运动协调会副参谋长阿勒卡苏姆·阿格·阿卜杜拉在转移到苏姆皮之前驻扎在福伊塔,而且也与这几个人有联系。⁷³

廷法迪马塔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基地和因哈加纳检查站

70. 廷法迪马塔协调会基地是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在梅纳卡大区的军事中心,从那里可以增援梅纳卡大区的蒂代梅内和廷阿巴奥等各个据点。该基地主要与塔拉塔耶和廷特乔里的协调会部队以及廷杰雷特的拯救阿扎瓦德运动-查马纳马派部队有联系。⁷⁴ 廷法迪马塔有马里稳定团建造的一个营地,目前被协调会用作办公空间。⁷⁵

71. 专家小组正在调查廷法迪马塔协调会基地最近如何会在针对马里和尼日尔国家安全和防卫部队的袭击中被用作后方基地,专家小组在述及 2018 年 1 月 28 日梅纳卡国民警卫队阵地遇袭事件时已对此作了报告。⁷⁶

72. 如第 15 段所述,廷法迪马塔由穆罕默德·阿里·阿格·艾哈迈德(又名哈马德·阿里)指挥,哈桑·阿格·阿拉莫姆提供协助。达乌德·阿格·米杜阿和“Intakney”据悉也是协调会基地的组成部分。⁷⁷ 除了阿格·阿拉莫尼是来自蒂代梅内的伊格达拉尼人,其他人都是图阿雷格伊查丁哈伦部落的成员。

73. 2019 年 7 月 9 日,协调会在梅纳卡省长办公室举行的每周安全会议上正式宣布,已在因哈加纳(又名 Ihaganag 或 Injangalane)的 RN20 公路上设立一个检查

⁷⁰ 玛马·阿格·穆罕默德·阿里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在莱雷地区被“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绑架,并在卡莫牵头进行的谈判后于 9 月 22 日获释。根据 2019 年 9 月机密消息来源的通信和 2019 年 9 月 17 日的机密报告,另外两名图阿雷格人(布勒卡耶的亲戚)也已被绑架。

⁷¹ 图阿雷格酋长部落的凯尔·廷阿塔瓦派。

⁷² 与机密消息来源的会晤和通信。基塔基地目前被认为有助于对抗“伊斯兰国西非省”在楠帕拉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2020 年 1 月 4 日,机密报告。

⁷³ 据专家小组报告,阿勒卡苏姆参加了对苏姆皮马里武装部队营地的两次袭击。见 S/2018/581。

⁷⁴ 尽管是协议运动协调会的正式成员,但由阿萨拉特·阿格·哈比上校指挥的拯救阿扎瓦德运动-查马纳马派试图与包括恐怖武装团体在内的其他团体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和投机性关系。特别是,他们派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包括数十辆武装皮卡)参加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大会,并接待了来自基达尔出席 12 月 25 日在廷奥科特举行的新部落首领阿卜迪·阿格·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又名“基尤”)就职典礼的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伊福加斯部落首领穆罕默德·阿格·因塔拉出席了就职典礼。阿尔加巴斯、阿格·谢里夫和阿格·加穆也借机开会讨论了梅纳卡的局势。

⁷⁵ 机密报告,2020 年 1 月 5 日。

⁷⁶ 见 S/2019/636,第 97-99 段。

⁷⁷ 同上。两人都参与了对国民警卫队的袭击。

站，位于因代利曼和马里武装部队驻地以东 30 公里处。⁷⁸ 8 月 5 日，马里武装部队在技术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上对未经委员会核准或讨论就设立这一检查站表示关切，并正式要求拆除该检查站。协调会拒绝拆除，并表示打算建立其他检查站，包括在安德拉布坎等由纲领会控制的地区。

74. 该检查站由一个叫作“埃尔胡贾”或“阿尔维贾”的人指挥，他是一个与加奥大区莱姆哈尔族群有关系的未知阿拉伯部落的成员，源自主干道路以南两公里处的同名小村庄。“阿尔维贾”被专家小组确定为纳吉姆·乌尔德·巴巴·艾哈迈德，他是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列名 Qde.134)的前成员，在该运动期间接受马赫里·西迪·阿马尔·本·达哈(列名 MLi.006)(又名约罗·乌尔德·达哈，2020 年 2 月 9 日在加奥大区的坦库塔特被杀)的指挥。

75. 在他的部队于 2019 年 7 月“更名”加入协调会并开始使用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派和协调会的旗帜之前，⁷⁹ 有人怀疑阿尔维贾指挥着一支由 30 至 40 人组成的规模较大的“菲尔卡”，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尼日尔的托洛贝人，他们被认为过去几年在因代利曼地区多次袭击国家和国际部队。阿尔维贾是比拉勒·阿格·谢里夫访问梅纳卡期间的协调会代表团成员，担任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军事参谋长阿查圭·阿格·布哈达在当地的贴身警卫。⁸⁰

武装团体集会

76. “集会季”将协调会各个组成部分及其来自哈鲁纳·图雷纲领会的新归附实体汇聚到基达尔、塔班考特和贝尔，展示其团结和力量。

77. 2020 年 1 月 12 日，阿扎瓦德团结高级理事会的阿查圭·阿格·布哈达和自卫团的马哈穆德·阿格·巴查尔分别作为协调会和纲领会的高级军事指挥官在梅纳卡签署了一份安全协议。这一事件标志着协调会及其率领协调会代表团前往梅纳卡的领导人比拉勒·阿格·谢里夫正式承认法哈德·阿格·阿尔马哈穆德领导的纲领会。⁸¹ 通过签署这项协议，协调会还间接承认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已成为纲领会成员，2019 年 7 月 13 日就已对此正式宣告。

7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自卫团和阿扎瓦德人民联盟还举行了自己的集会，更多信息见附件五。

⁷⁸ 此前，协调会的大区代表和因哈加纳村村长已于 2019 年 6 月 24 日向马里稳定团通报了协调会的意向；2019 年 6 月 26 日，机密报告。

⁷⁹ 2019 年 9 月 9 日的一份基于直接观察的机密报告指出，检查站由一个悬挂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派旗帜的观察站和一个帐篷组成，还有一辆悬挂协调会旗帜的摩托车和一辆皮卡。

⁸⁰ 一名直接目击者向专家小组的报告，2020 年 1 月 14 日。

⁸¹ 该协议在安全技术委员会框架外签署，结束了 2019 年 12 月 21 日拯救阿扎瓦德运动-达乌萨克派军事参谋长被杀后，协调会与纲领会部队在梅纳卡镇的长期对峙(见第 12-19 段)。加穆将军还以因加德及盟友最高理事会(CSIA)领导人的正式身份参加了与协调会的讨论。

五. 有组织犯罪

A. 贩运麻醉品

马里北部的贩毒车队和区域查缴情况

79. 在上一份报告(S/2019/636)中, 专家小组介绍了从加奥往基达尔大区运送大麻脂(麻药)所引发的暴力冲突和侵占情况, 全都涉及受制裁个人艾哈迈杜·阿格·阿斯里。自 2019 年 4 月 19 日在塔班考特发生上一次已知事件以来, 专家小组没有收到过关于此路沿线出现对抗的类似信息。阿格·阿斯里被任命为自卫团新分支的参谋长, 该分支曾于 2019 年 9 月协同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派寻求与协调会和解。从这一举动看, 阿格·阿斯里似乎充分参与了贩毒活动, 因为这些活动需要加奥和基达尔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派以及与协调会有关联的犯罪网络在毒品通过各自控制区时分别进行协调。

80. 参与贩毒车队的与协调会有关联的犯罪网络包括里萨·阿格·阿克利(见 S/2019/636, 第 87 段)和伊福加斯部落的马哈默杜·阿格·阿塔尤, 后者代表穆罕默德·阿格·因塔拉之子哈立德·阿格·穆罕默德行事。⁸²

81. 专家小组获悉, 与加奥和基达尔大区不同, 在通布图大区, 贩毒车队遭到乌拉德·加纳姆派的侯赛因·乌尔德·加纳姆(又名“吉格兹”)的袭击。最近一次事件 2019 年 11 月中旬发生在通布图以北 150 公里的布杰贝哈。袭击者身份尚未查明。此前在 2018 年对吉格兹车队的袭击被认为是代表塞塔尔·乌尔德·艾哈迈德·哈伊里行事的男子所为。⁸³ 2018 年 7 月 8 日, 商人、陶代尼临时当局成员塞塔尔和到访加奥的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派行动协调机制指挥官穆罕默德·乌尔德·西努同时遇刺身亡。⁸⁴ 塞塔尔与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派领导人哈努尼·乌尔德·阿里一直有业务关系。⁸⁵ 吉格兹在贝尔依赖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协调会派、特别是古拉姆上校的军事支持。⁸⁶

82. 犯罪网络的贩毒车队在通布图大区得到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纲领会派和协调会派的护送, 但并不像在加奥和基达尔大区那样相互依赖, 它们互为对手一再引发冲突, 而且无人进行调解。

83. 毛里塔尼亚据指在 2019 年下半年也拦截了吉格兹的两个贩毒车队,⁸⁷ 专家小组已要求该国提供更多信息。专家小组还获悉, 2019 年 7 月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在被称为护堤的摩洛哥西撒哈拉隔离墙

⁸² 与武装团体代表会面, 巴马科, 2019 年 5 月 8 日和 15 日。

⁸³ 同上。

⁸⁴ 见 S/2019/636, 第 77 段。

⁸⁵ 见 S/2019/636, 脚注 78。

⁸⁶ 成员国机密报告, 2017 年 10 月 16 日。另见第 10 段。

⁸⁷ 与机密消息来源的通信, 2019 年 11 月 19 日。

南段沿线查缴了 1 625 公斤大麻脂。⁸⁸ 有四名武装男子被捕。他们据信正从摩洛哥前往马里。

84. 2019 年 4 月 21 日，马里和尼日尔当局获悉一支贩毒车队从马里的梅纳卡大区进入尼日尔，并继续前行穿过阿尔利特，从阿萨玛卡进入阿尔及利亚。⁸⁹ 鉴于这与据指称的塔班考特事件相距只有两天，车队可能运送了被阿格·阿斯里和马哈默杜·阿格·阿塔尤侵占的毒品。⁹⁰

85. 2019 年 9 月 2 日，几内亚比绍当局大规模查缴了 1 947 公斤可卡因，这是该年的第二次。有六名几内亚比绍国民、三名哥伦比亚国民和一名马里国民在查缴行动中被捕。专家小组未发现查缴物与受制裁个人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马赫里(MLi.007)(又名“鲁吉”)有关联的证据，尽管已证明他参与运输了早先在同年 3 月 9 日查缴的 789 公斤可卡因。毒品包裹带有相似标识⁹¹ 确实表明，发送和/或接收毒品的犯罪网络有重叠。

与鲁吉的犯罪网络有关联的公司

86. 鉴于对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马赫里(又名“鲁吉”)已实施资产冻结，专家小组进一步调查了他和他的商业伙伴可能用来洗钱和业务融资的空壳公司。如以往报告所述，本·艾哈迈德·马赫里参与了导致该区域三次大规模毒品查缴行动的贩毒活动：尼日尔(2018 年 6 月 14 日)、几内亚比绍(2019 年 3 月 9 日)和摩洛哥(2019 年 4 月 21 日)。

87. 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马赫里和他的合伙人本·卡祖·穆拉提都是尼日尔 Tilemsi 分销公司的董事，后者因为与被部分查缴的 10 吨大麻脂货物有关而在尼亚美被捕。该公司的经理是穆罕默德的兄弟阿塔耶·本·艾哈迈德·马赫里，他也负责加奥的母公司。⁹² Tilemsi 分销公司以略有不同的名称 Tilamsi 或 Taldis 在阿尔及利亚注册，记录显示两兄弟都是公司董事。⁹³

88. 根据尼日尔商会的记录，Tilemsi 分销公司申报的活动包括贵金属勘探和销售(见附件六)。但该公司并未获得任何勘探或交易许可。⁹⁴ 此外，该公司在尼亚美的注册地址并无公司存在。专家小组在当前任期的剩余时间里将继续调查通过矿产交易(可能是黄金)进行洗钱的可能性。

⁸⁸ 机密报告，2019 年 7 月 16 日。

⁸⁹ 会员国资料。

⁹⁰ 见 S/2019/636，第 116 段。

⁹¹ 与国际禁毒执法官员的通信，2019 年 11 月 21 日，同样，2019 年 6 月 28 日在塞内加尔查缴的藏在从巴西通过船只运输的新车中的 798 公斤可卡因货物，其中也包含带有 3 月 9 日在几内亚比绍查缴时所见标识的包裹。

⁹² 又名阿塔耶·乌尔德·西迪·穆罕默德。会员国资料，2019 年 1 月 23 日。

⁹³ 见 www.adresse-algerie.com/annuaire/sariltilamsi-taldis/。

⁹⁴ 与尼日尔矿业当局会晤，2019 年 11 月 20 日，尼亚美。

89. 2018年4月与本·卡祖·穆拉提一起在尼亚美被捕的穆罕默德·拉明·塞库尼⁹⁵是进出口公司塞库尼国际集团的创始人，其母公司在阿尤恩注册。该公司自2017年和2016年分别在这两个地点注册以来一直没有开展业务，其所提供的地址并无公司存在，而且在阿尤恩注册时提供了伪造的租赁合同。⁹⁶

90. 在3月9日查缴行动之后，本·艾哈迈德·马赫里的合伙人西迪·艾哈迈德·穆罕默德⁹⁷在几内亚比绍的萨菲姆镇附近被捕。他2018年8月在尼日尔创建了进出口公司Siyama。专家组获得的银行记录⁹⁸显示，在2019年8月21日至9月30日期间有几笔大额现金存款，最高一笔达2500万非洲法郎(相当于42444美元)，总计1.4亿非洲法郎(237697美元)。⁹⁹2019年2月，西迪·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在前往比绍之前提取了4000万非洲法郎(67900美元)，很可能用于资助贩毒行动。

91. 关于摩洛哥的查缴行动，专家组已查明一家总部设在巴马科的公司。为了不影响正在进行的调查，目前无法提供更多细节。

B. 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

92. 关于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的信息见附件七。

C. 其他合法货物的贩运情况

93. 关于其他合法货物的贩运情况，见附件八。

六. 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情况

94. 由于时间所限，专家组的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调查仍在进行中。专家组协调员将在2020年2月提交的中期报告中向委员会通报调查情况。

Annex I

The Northern Development Zon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und

⁹⁵ 根据会员国提供的资料，又名穆罕默德·乌尔德·马塔拉，2019年8月2日。

⁹⁶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2019年11月4日和19日。塞库尼拥有马里和阿尔及利亚双重国籍，他试图在摩洛哥获得居留证，但由于没有永久居所而被拒绝。

⁹⁷ 西迪·艾哈迈德·穆罕默德的尼日尔护照显示琴塔巴拉登是他的出生地，但据称他出生在加奥大区的塔班考特。另见Niger Diaspora, “Arrestation d’un officiel nigérien pour trafic international de cocaïne: des révélations époustouflantes sur Mohamed Sidi Mohamed et le trafic de drogue au Niger”, 2019年3月18日。在马里，他被称为哈马达纳。

⁹⁸ 银行对专家组要求提供信息的答复，2019年12月12日。

⁹⁹ 西非国家中央银行第010-09-2017号指示规定向有关国家金融信息处理股报告现金交易的门槛为1500万非洲法郎。专家组不知道所涉银行有任何报告。

1. In its previous final report the Panel demonstrated misrepresentation of funds dedicated to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rn regions as part of the overall Government budge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Various unrelated operational expenditures¹, over almost 18 billion francs CFA in 2017 and 2018, had been wrongly presented as falling unde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und that was not yet created, while some development projects worth over 13 billion francs CFA, were executed as advances to the fund pending its creation.²
2. The fund was created in June 2018³, but armed movements were not represented in its steering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s. After challenging this in the sub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in June 2019 accepted to revise the relevant decree describing the 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and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⁴ In return, CMA assured to no longer condition operationalisation of steering committee to such revision, as it had done in March 2019.⁵
3. In a future meeting,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supposed to consider a procedures manual which should first be validated by the three signatory parties. Validation was scheduled for September 2019 but has still not taken place, likely due to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CSA meeting in September.
4. On a positive note, the Northern Development zone was enacted in July 2019, and its Interregional Advisory Board on 30 September 2019. Together with the regional assemblies, the latter is meant to administer the zone where the special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regions⁶, in place since 2017, is to be implemented, *inter alia*, drawing from the fund. Regional elections pending, signatories would need to agree how to appoint interim representatives to this council and clarify its relation to local (interim) authorities.⁷
5. Meanwhile, the fund has in 2018 and 2019 together been endowed with 48,3 billion francs CFA.⁸ This amount falls short of the government engagement of 100 billion per year upon its creation in January 2018, which was

¹ Charges related to the various Agreement Monitoring Committees,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s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and the National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Commission and the National Integration Commission, See [S/2019/636](#), para. 60.

² See [S/2019/636](#), para. 58.

³ See [S/2019/636](#), para. 56.

⁴ Décret n°2018-0516/P-RM du 20 juin 2018.

⁵ Minutes of the meetings of the sub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15 February, 15 March and 14 June 2019, archived at the Secretariat.

⁶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a total budget of 2,194 billion FCFA, including government and donor contributions.

⁷ See [S/2019/983](#), para. 42.

⁸ Of which 16 billion from budget transfers and the rest from revenues generated from compulsory levies and taxes on airline tickets, cotton exports and tobacco sales. Communic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team finance specialist, 10 January 2020; See also <https://www.maliweb.net/nations-unies/lutte-contre-le-terrorisme-reunion-speciale-sur-le-mali-et-le-sahel-a-new-york-2840786.html>

already pledged during the Paris donor conference in 2015.⁹ It also falls short of the adjusted amount of 40 billion in the national budget in 2018 and 2019.¹⁰

6. Notwithstanding, endowments for the Northern development zone, it has not been fully operational yet because of above-mentioned outstanding institutional issues. It therefore remains doubtful whether it could swiftly deliver peace dividends, as mentioned among the priority measures in resolution 2480 to be accomplished before the end of MINUSMA's current mandate in June 2020.¹¹

⁹ See S/2019/636, para. 56. Likewise, according to a 13 July 2017, speech of the Minister of Economy and Finance during a workshop with the Movements, the fund was to be funded annually by the government based on a forecasted budget of 100 billion FCFA. See Independent Observer, "Observa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on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Mali, Emanating from the Algiers Process", 16 September 2019.

¹⁰ Of the total 48,4 billion 24,3 billion francs CFA was mobilised in 2018 and 24 in 2019. Communic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team finance specialist, 10 January 2020.

¹¹ Resolution 2480 (2019) paragraph 4.

Annex II

Vehicle used by Mohamed Ould Mataly to travel between Niger and Mali medio September 2019, in violations of his travel ban. Screenshot from video taken during Tabankort the forum of Tabankort, held from 27-29 December 2019,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on 10 January 2020.



Annex III

Article in L'Enquêteur of 1 October 2019



Trafic international présumé de drogue Sid'Ahmed Ben Kazou Moulati va-t-il échapper à la justice nigérienne ?

D'après le rapport final du groupe d'experts des Nations unies sur la situation sécuritaire au Sahel, rapport rendu public en août dernier, le trafic de drogues et la criminalité organisée sont en pleine expansion dans la région. Le même rapport nous apprenait que le sieur Hanoune Ould Ali Mahari, figure de proue du MAA-Plateforme, avait cherché à obtenir la libération de ressortissants maliens arrêtés à Niamey en avril 2018 dans une affaire de trafic international présumé de drogue portant sur dix (10) tonnes de résine de cannabis. Parmi ces Maliens arrêtés, un certain Sid'Ahmed Ben Kazou Moulati. Détenu à la prison de haute sécurité de Koutoukalé, l'homme est depuis quelque temps à l'hôpital de Lamordé (CHU) où il a été transféré officiellement pour des raisons médicales. Vrai malade ou malade imaginaire ?

Même flanqué d'un Gardé national en civil, Moulati ne serait-il pas libre de ses mouvements ?

Une chose est sûre, des amis à lui, pour certains venus du Mali tel que Mohamed Ould Mataly (Député malien au titre du pouvoir de la commune de Tarkinte, région de Gao), présenté par les experts de l'ONU comme un narcotraquant qui servirait de relais politique à des trafiquants de drogue à Bamako, se sont rencontrés il y a quelques jours à Niamey. Quel serait l'objectif de la réunion ? Soustraire Sid'Ahmed Ben Kazou Moulati des griffes de la justice nigérienne ? Moulati avait-il participé à cette rencontre ?

Qu'en est-il des cas de Mohamed Rouggy et Hanoune Ould Ali Mahari, présentés comme les principaux dirigeants de la Compagnie de transport voyageurs Tilemsi établie aussi bien à Niamey qu'à Gao (Mali) ? Comment les amis de Moulati comptent-ils le faire sortir de prison ?

Ce qui est sûr, il n'est pas possible que la justice puisse libérer des trafiquants avérés s'il n'y a pas de feu vert venu d'en haut. Car dans nombre de pays d'Afrique de l'Ouest, il y a des preuves de plus en plus évidentes de connexions entre certains cercles du pouvoir et les réseaux de trafics transnationaux.

Affaire à suivre... ■
M.H.

DESSIN DU JOUR

LES RADIATIONS DE KIDAL, VOUS SONT HOSTILES, QU'EN PENSEZ-VOUS ?

C'EST COMME ON NE PEUT PLAINdre À TOUT LE MONDE !

 A cartoon titled 'DESSIN DU JOUR' showing two men in conversation. The man on the left, wearing a suit, asks, 'LES RADIATIONS DE KIDAL, VOUS SONT HOSTILES, QU'EN PENSEZ-VOUS ?'. The man on the right, wearing a traditional West African outfit and a cap, replies, 'C'EST COMME ON NE PEUT PLAINdre À TOUT LE MONDE !'. The cartoon is signed 'ISSAFA' at the bottom.

Annex IV

Declaration rebutting sanctions and a letter signed by Bourem local officials and community leaders and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Committee calling for lifting sanctions against Ould Mataly, as well Mahri Sidi amar Ben Daha, document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7 January 2020.

**DECLARATION DES ELUS ; ORGANISATIONS COMMUNAUTAIRES FEMMES
ET DES JEUNES DES COMMUNAUTÉS SONGHOÏ, KEL TAMACHEQS ET
ARABES DU CERCLE DE BOUREM**

Le soir 10 juillet 2019 nous apprenons par l'AFP (Agence Française de Presse) que 5 cinq de nos compatriotes dont trois originaires de Gao sont ajoutés à la liste proposée pour sanctions au conseil de sécurité parmi lesquels le député élu à Mohamed Ould MATALI pour entrave à l'accord de paix; Yoro Ould DAHA l'un des responsables militaires du MAA Pro Mali pour liens avec le terrorisme; et Mohamed MEHRI PDG de Tilemsi Transport pour vente d'armes aux groupes armés tous issus de la même famille et de la même communauté arabe de Gao. Ces attitudes unilatérales violent toute collaboration établie par les chefs des communautés Songhoï M. Ali Bady MAIGA ; Arabes M. Hanoun Ould ALI et Imghads M. Azaz Ag LOUD DAG DAG.

Trois motifs plaident pour la radiation des noms cités :

Le premier motif : la plateforme en alliance avec les acteur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de Gao et les représentants de toutes les communautés d'Abakoira à Labbezanga ; du Tilemsi au Gourma (lors de réunion au siège du cadre des notables chez Ali Badi MAIGA) ont demandé au Gouvernement d'accepter leur proposition ou bien ils se verront dans la nécessité de boycotter les dites consultations. L'une des raisons avancées par les communautés est que la proposition du Gouvernement va créer des conflits inter et intracommunautaires (entre les songhoïs ; entre les arabes et les idnans ; entre les imghads et les songhoïs etc. Ould Mataly est membre de ses organisations et notabilités mais pas leur souverain ; Yoro est un officier du MAA Plateforme et le troisième opérateur économique arabe de Gao est inconnu du grand public.

Le deuxième motif : 12 juillet 2016-12 juillet 2019 deux (2) ans jour pour jour les acteurs de la manifestation viennent de célébrer à Gao l'évènement à la place de l'indépendance de Gao. Donc une fois encore les instigateurs de la marche sont non seulement connus mais célébrés à Gao par les jeunes. Ould Mataly a demandé aux jeunes d'accepter les Autorités Intérimaires et ils seront pris en charge dans le DDR et autres dispositions de l'APR en présence de d'autres députés de la région notamment Hon Chatto et Agoussa Toure tous membres de la délégation du PM de l'époque Abdoulaye Idrissa MAIGA.

Le troisième motif : un responsable communautaire impliqué dans le processus de paix plaide (selon l'expression du comité des sanctions) pour la libération des jeunes arrêtés par Barkhane (considérés présumés innocents) ne peut pas être considéré comme un acte de terrorisme. Surtout que la tâche consiste au quotidien à trouver des motifs d'adhésion à l'accord pour ces jeunes souvent mineurs sans aucune instruction ce qui n'est pas de leur faute car aucune structure étatique n'existe dans leur localité.

Le député Mohamed Ould Mataly (M. Ali Badi MAIGA Président du cadre des notables et ses membres ; l'imam du Koweït Alpha Oumar Almahadi aux côtés du Président des jeunes de Gao de l'époque et des notabilités armes et Songhoï ont convaincu leur communauté arabe et Songhoï leur Mouvements le MAA et la CMFPR Plateforme de ne pas tomber dans les pièges insinueux et intelligents des ennemis de la paix connus et compris aujourd'hui par les populations.

La rencontre inter et intracommunautaire de la paix des braves à Almoustarat (Région de Gao) organisée sous l'opération Serval avec l'appui du Centre pour le Dialogue humanitaire avec comme acteur principal le député Ould Mataly. Sur ce chapitre les Organisations qui interviennent à Gao dans le cadre de la cohésion sociale dans la sous-région nous renseignent mieux que ce document de presse.

**DECLARATION DES ELUS ; ORGANISATIONS COMMUNAUTAIRES FEMMES
ET DES JEUNES DES COMMUNAUTES SONGHOI, KEL TAMACHEQS ET
ARABES DU CERCLE DE BOUREM**

Il faut rappeler que c'est bien sous l'impulsion de l'honorable député avec le soutien des Gouvernements successifs que la présence de l'état et de ses représentants est effective à Almoustarat et l'organisation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Et tout récemment une mission en Norvège pour relancer la zone de développement du nord telle que prévu par l'accord.

Les affaires politiques et civiles ; la Division DDR de la MINUSMA tant au niveau national que local à Gao peuvent renseigner sur les actions louables des personnes accusées.

Des regroupements des parti politiques ; des leaders communautaires ; des organisations de jeunes de Gao ; des organisation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malienne ont interpellé à maintes reprises par voie de presse ; par des déclarations ; lors des conférences ; des manifestations le Gouvernement malien et les acteurs du processus d'Alger ;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 sur les responsables et auteurs de ces violations qui sont connus de tous puisque agissant par des déclarations ou attitudes publiques leurs manœuvres d'entrave au processus.

En toute sincérité et honnêteté la presse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de la signature de l'accord à 2019) est friand de d'actions qui œuvrent contre la paix et entravent le processus (les symboles de l'Etat et de sa souveraineté sont bafoués ; l'accord est piétiné) ; les responsables sont connus.

Nous demandons purement et simplement la radiation de la liste des sanctions des personnes qui œuvrent avec nous au quotidien à la réussite du processus de paix.

Pour notre part ces accusations qui sont plutôt des erreurs pour les populations de Bourem doivent être évitées à l'avenir et nous donne des raisons de rester mobilisé et déterminé avec l'appui des amis du Mali à sensibiliser nos braves et résilientes communautés à œuvrer à la paix et à la réconciliation entre les fils de notre chère patrie.

La marche.

Bourem le 22 juillet 2019

République du Mali

Un peuple un but une foi

Coordination des élus notabilités ; des leaders communautaires ; leaders religieux et organisations des jeunes et des femmes du Cercle de Bourem.

A Monsieur le Président du Comité des sanctions des Nations Unies,

Objet : demande de radiation de Honorable Mohamed Ould Mataly ,Mohamed MEHRI dit Rouge et Yoro ould DAHA de la liste des sanctions du Comité des NU (en Pièce Jointe les motifs);

Monsieur le Président,

Nous élus, leaders communautaires et organisation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de Bourem venons par cette lettre vous appuyer dans votre tache si difficile et si délicate au service de la paix au Mali.

En effet nous avons tous été surpris de retrouver les noms de nos frères ; leaders cité en objet sur la liste des sanctions car ils nous ont aidé à soutenir l'accord de paix et œuvrer à son application ; éviter un conflit inter communautaire (2012-13) et nous aide au quotidien à baisser les tensions communautaires exacerbées par la crise de 2012.

Par conséquent nous sollicitons auprès de votre haute personnalité la radiation de ses noms de la liste des sanctions et nous restons disponibles et mobilisés pour aider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notamment les Nations Unies à sanctionner les véritables acteurs qui entravent le processus de paix au détriment des communauté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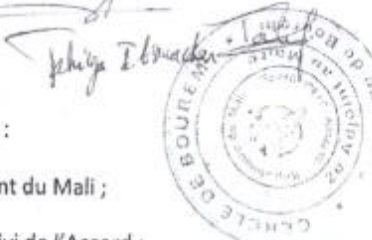
Veuillez accepter monsieur le Président l'expression de nos sentiments les plus distinguées.

Bourem le 22 juillet 2019



Le Maire chef de village/Notables
Amadou Toure

Le Haut Conseil de Collectivités
H. H. Hamadou Haouga CN.
La Représentante des femmes élus du Cercle



Le Président de l'Autorité Intermédiaire
Le PBT Haut conseil Islamique local

La Présidente CAFO



Le Président des Jeunes du Cercle



Ampliations :

Gouvernement du Mali ;

Comité de Suivi de l'Accord ;

Annex V

The compliant armed groups (CAGs) conventions' season

1. The conventions' season was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CMA and its new allies to show off their unity and fire power. Hundreds of pick-up truck vehicles mounted with collective weapons and filled with thousands of combatants, were displayed during military parades in Kidal, Ber (Timbuktu region) and Tabankort (Gao region).¹² Conventions are also the occasion for armed groups to collect financial contributions from communities and diaspora, businessmen and traders, and to form new or consolidate alliances, settle conflicts and agree on new strategies.¹³ In addition to armed groups, several communities held gathering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tably the Kounta on 15 October 2019 in Anéfis, and the Chamanamas in Tinaouker on 24 December 2019.

2. Several individuals listed by the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374 (2017) took advantage of having the floor during the conventions' season to request lifting of the sanctions. Such recommendation was more specifically included in the final communiqués of the gathering of the MAA-Plateforme in Tabankort and of the congress of the CPA in Soumpi (Timbuktu region), both groups being led by sanctioned individuals, respectively Mohamed Ould Mataly (MLi.008) and Mohamed Ousmae Ag Mohamedoune (MLi.003).

Conventions of CMA components and affiliated entities

3. The season opened with the second HCUA regular convention in Kidal, from 26 to 28 October 2019 – the first one having taken place in May 2014. Alghabass Ag Intalla was reappointed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HCUA in front of around 500 participants. The military parade included an approximate number of 90 vehicles and 600 fighters.



4. Two significant events took place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HCUA convention. First the arrest by CMA on 30 October of Aboubacrine Ag Mohamed Elmokhtar, known as Bokari Ag Inadakmar, from the HCUA in Ber. Bokari

¹² Confidential reports, December 2019 and January 2020; the Panel also collected numerous statements, videos and photographs received directly from confidential sources, and met with armed groups leadership in November 2019 and January 2020.

¹³ Meetings with armed group leaders, Bamako, November 2019; meeting with confidential source, Bamako, 17 February 2018.

is a senior military commander from the Kel Inagozmi tuareg tribe, accused of being involved with his brother Mahmoud in robbery, including the theft on 26 September 2019 of WFP vehicles in Timbuktu, and exactions on civilians in the Timbuktu region.¹⁴ Bokari, who was also noticed in Bamako alongside sanctioned individual Houka Houka Ag Alhousseini (MLi.005) and CPA member Intagharasse Ag Sidi Hama, was nevertheless freed by CMA on 23 November 2019. Second, on the evening of same day of the arrest, four vehicles bearing HCUA flags fired at a MINUSMA convoy from Kidal to Gao, while it had stopped for the night in the vicinity of Anéfis. The HCUA acknowledged the incident claiming that their elements fired by accident at MINUSMA, and then stopped as soon as they identified the convoy as UN.¹⁵

5. The HCUA congress was then followed by the fourth regular convention of the MNLA, also in Kidal, from 30 November to 3 December 2019. About 600 participants gathered in Kidal for the reconduction of Bilal Ag Chérif, including delegations from Mali and abroad (Algeria, Burkina Faso, Finland, France, Libya, Morocco, Mauritania, Niger, Tunisia, Saudi Arabia). A famous Tuareg music band, Tinariwen, performed a public show for the closing ceremony.

6. The military parade of the MNLA included more than 110 pick-up trucks and around 700 fighters, contradicting previous analysis of MNLA's military weakness compared to HCUA. A drone made an aerial footage of the parade and propaganda video clips were largely disseminated.



About 110 vehicles participated in the military parade of the MNLA

7. The MAA-CMA held its third regular convention in Ber, from 10 to 12 January 2020, where Ibrahim Ould Sidatti was renewed as its secretary general. The president of the CMA, Bilal Ag Chérif, could not attend the meeting, as he had departed on 5 January to Ménaka with 25 vehicles and 125 combattants to negotiate a security agreement with General Gamou. The MAA congress was attended by sanctioned individual Mohamed Ousmane Ag Mohamedoune (MLi.003). A military parade was also organised.

¹⁴ Bokari was denounced publicly by human rights local organizations of having killed on 12 October 2018 civilians in Léfétane from the Kel Indjaren tribe of the Kel Antessar, alongside his brother Mahmoud and Assaleck Ag Mohamed. Bokari's name was also listed as a criminal, allegedly by AQMI, on a poster displayed on the door of the mosque of Acharane.

¹⁵ Confidential report, 4 October 2019; meeting with MINUSMA Force Commander, 16 November 2019.



Mohamed Ousmane Ag Mohamedoune (centre) at the MAA-CMA convention in Ber

8. In order to enact the division of the Plateforme, a founding congress was organised for the GATIA-CMA in Inamzil, eight kilometres west of Aguelhok, on 2-3 November 2019. In presence of Harouna Toureh, the leadership of the CMA (namely Ould Sidatti and Alghabass Ag Intalla) and MAA-Plateforme from Gao (including sanctioned individual Mohamed Ould Mataly), Haballa Ag Hamzatta was elected secretary-general of GATIA-CMA and sanctioned individual Ahmoudou Ag Asriw (MLi.001) appointed as its military chief of staff. FAMA Brigadier General Takny Ag Intikane and Mohamed Ag Mahmoud were elected honorary presidents of the armed group, and Rhissa Ag Mohamed, member of regional authorities in Kidal and special advisor to the governor of Kidal, regional coordinator of the Plateforme for Kidal.



Harouna Toureh waving GATIA's flag next to Mohamed Ould Mataly

9. MAA-Plateforme from Gao organised a large forum in Tabankort, hosted from 27 to 29 December 2019 by sanctioned individual Mohamed Ould Mataly (MLi.008) and Hanoune Ould Ali, gathering also all the CMA, which came with a delegation of 175 members on board of 37 vehicles. The forum was reportedly sponsored by two large companies, Nour and Tilemsi, and their CEOs, respectively Sidi Ahmed Ould Ali, Hanoune's brother, and Attaye Ben Ahmed Mahri, Rougy's brother, present and active in the organisation.¹⁶



Mohamed Ould Mataly signing the "peace tent", next to Harouna Toureh's signature

¹⁶ Accessed at <http://news.abamako.com/h/226993.html> on 26 January 2020.

10. Sanctioned individuals Ahmoudou Ag Asriw (MLi.001), Mahri Sidi Amar Ben Daha (MLi.006) and Mohamed Ben Ahmed Mahri (MLi.007) also attended the MAA meeting,¹⁷ turning the peace forum of Tabankort, paradoxically, into the largest concentration of individuals listed by the Committee as obstructing and/or delay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ace Agreement,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Plateforme of Harouna Toureh.

Convention of the CSIA and GATIA

11.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pectrum, on 29-30 November 2019, the *Conseil Supérieur des Imghads et Alliés* (CSIA) presided by General Gamou organised its congress in Aguelhok, during which the latter was renewed as President. The GATIA held its first regular convention at the same location on 2-3 December 2019 by its secretary general, Fahad Ag Almahmoud, who also presides the Plateforme. The GATIA convention was attended in large numbers by the MSA-D, which came with 30 vehicles and about 200 combattants, and a MAA-Plateforme delegation from Timbuktu led by Moulaye Ahmed Ould Moulaye. A military parade with about 70 vehicles took place.



Photograph of the venue of the GATIA convention in Aguelhok (Adjelhoc)

12. A previous community meeting of the Imghad community in Takellout from 26 to 29 September 2019, presided by the member of Parliament Ahmoudène Ag Inkass, was followed by a press statement on 3 October issued by the GATIA, announcing the dismissal of five of its members, namely (1) Ag Hamzatta, in his capacity as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GATIA and member of the CSA, (2) Rhissa Ag Mohamed, (3) Mohamed Ag Itousse, commissioner at the CVJR, (4) Sidilmehdiag Albaka, commissioner at the *Conseil National pour la Réforme du Secteur de Sécurité*, and (5) Haballa Ag Aghaly, special advisor to the Governor of Kidal.¹⁸

13. While both GATIA could organise their respective conventions in Aguelhok area, General Gamou instructed since his forces to prevent GATIA-CMA from using GATIA flags and equipment, and to regain control of entities previously under his jurisdiction. In this context, while returning to Gao on 6 December 2019, Gamou's convoy

¹⁷ Communication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who also attended the meeting, 11 January 2020.

¹⁸ The five individuals were replaced respectively by Mohamed Mahmoud Ag Chérif, Ousmane Ag Mohamed, Agli Ag Bidari, Talga Ag Rhissa and Bigga Ag Mitki.

forcibly removed GATIA-CMA newly-established checkpoint in Achou.¹⁹ On 15 December 2019, the vehicle of Ag Aghaly was shot at in Aguelhok over a conflict for the budget of the local health center (*Centre de santé communautaire* - CSCOM).

Convention of the CPA

14. The CPA of sanctioned individual Mohamed Ousmane Ag Mohamedoune (MLi.003), organised its own congress from 18 to 20 January 2020 in Soumpi, in presence of another sanctioned individual, Houka Houka Ag Alhousseini (MLi.005). A military parade was also organised and included some vehicles from the MSA-Chamanamas from Gao.



Military parade of vehicles at the CPA convention

15. Several close associates of Houka Houka also attended the CPA meeting, such as Intagarasse Ag Sidi Hama, CPA base commander in Zouéra. Intagarasse, a Kel Razzaf from a well located nearby Houka Houka's camp in Louteib,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Abdoullaye Ag Mohamed, a former commander of the *Hesbah* established in Timbuktu by Al-Qaeda in 2012 (see paragraphs 58 to of the Panel 2019 interim report). Both Intagarasse and Bokari, the HCUA military commander mentioned above (see paragraph 4 of this annex), travelled to Bamako in September 2019 with Houka Houka to participate into the launch of Mahmoud Dicko's political movement, called the *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Associations et Sympathisants (CMAS) de l'Imam Mahmoud Dicko*, on 7 September 2019.



Houka Houka Ag Alhousseini (at the center, holding the microphone)

Annex VI

Extract from Niger commerce registry for Tilemsi Distribution, obtained by the Panel from a confidential source on 18 November 2019.

- RCCM-NI-NIA-2016-B-2269 du 22/08/16 :

Dénomination sociale : Société Tilemsi Distribution –SA « TILDIS- SA »

Capital social: 10.000.000 F.CFA

Forme juridique : SA

Objet : Recherche exploitation et prospection des ressources minières, Comptoir d'achat et de vente des métaux précieux et semi précieux, Traitement de ressources minières sous toutes ses formes, Importation des machines d'exploitation d'équipements miniers, Vente et location d'équipements miniers, Importation exportation, distribution des hydrocarbures et produits dérivés, Gestion et exploitation des points de vente et de stations d'hydrocarbures et produits dérivés, Transports, etc.

Siège social : Niamey, Quartier Banizoumbou, Rue GM19, Porte 226 ;

Tél+22796962211; BP : 10160 Niamey

Gérant : MAHRI MOHAMED BEN AHMED

Administrateurs :

MAHRI MOHAMED BEN AHMED, PCA ;

MOULATI SIDI AHMED BAN KAZOU.

Annex VII

Update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and the smuggling of migrants

1. As already remarked in the Panels previous final report, Timbuktu has taken over from Gao as principal trafficking hub for migrants on their way north, mostly to Algeria.²⁰ Although there is underreporting in Gao because of more hidden practices following temporal arrests of so called *passeurs* see (S/2018/581, para. 139) migrants' accounts confirm Timbuktu route is favorable over Gao, with migrants from Timbuktu passing into Algeria to reach Bordj Badji Mokhtar at In-Afarak²¹, northwest of In-Khalil, rather than Talandak and Tindiska, southeast of In-Khalil.

2. Migrants transport along the Timbuktu In-Afrarak²² route is largely protected by MAA-CMA and some MNLA²³. HCUA rather exercises control over the Tindiska and Talhandak, where HCUA member Mohamadou Ag Rhissa (Mli.002) was responsible for abuses of migrants. The Panel is not aware of similar cases of abuse tied to armed group individuals along the Timbuktu-In-Afarak migrants route.

3. The Panel received information on Syrian migrants arriving by air in Bamako to travel to Europe via Mauritania and Algeria.²⁴ Tightened visa requirements for Mauritania for Syrian Nationals, reported by the Panel in its previous final report²⁵, may have led to their shifting migration route via Bamako.

²⁰ According to most recent IOM figures for November 2019, there were three times as many migrants leaving Timbuktu (1280) compared to Gao (403)

²¹ Accounts from Housseine Ag Issa, "Tombouctou, nouveau parcours du combattant des migrants en partance pour l'Europe", CENECO, 1 Decembe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cenozo.org/en/articles/182-tombouctou-nouveau-parcours-du-combattant-des-migrants-en-partance-pour-l-europe>

²² In 2016, the In-Afarak passage was used for moving cannabis convoys involving sanctioned individual Ahmoudou Ag Asriw, who is associated to GATIA. GATIA lost its position of In-Afarak in July 2017 to CMA.

²³ Ibid.

²⁴ Member State information

²⁵ S/2019/636, paragraph 160.

Annex VIII

Update on trafficking of otherwise licit goods

Cigarettes

1. Trafficking of American Legend cigarettes through Mali from Burkina Faso seems to have dried up. The Panel received a communication from a retailer in Timbuktu Mali requesting American Legend to an intermediary trader in a neighbouring country, who responded negatively.²⁶ Since March 2018, when Karelia in Greece shipped 10.000 boxes to Burkina Faso, no more cigarettes were exported from Greece to Burkina Faso or any neighbouring country.²⁷ Some quantities were exported to Mauritania. If there are indications of renewed trafficking of American Legend through Mali the Panel will make further inquiries into the Mauritania.

2. The Panel has started making inquiries into the trafficking of other cigarette brands from Burkina Faso and Niger to Mali, notably ORIS and Yes, but is yet to identify traders and establish linkages to armed groups.

Petrol

3. On 17 December 2019, Mali customs agents in Segou seized 78 barrels of fuel arriving from an unknown destination in the north.²⁸ The Panel is closely following the seizure and leads it may provide concerning petrol trafficking rings operating in northern Mali possibly providing finances to armed groups.

²⁶ Confidential Whatsapp communication, 26 November 2019.

²⁷ As per UN Comtrade database, available at <https://comtrade.un.org/>.

²⁸ Communication with Malian customs official, 18 December 2019.